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七卷

○兵部 【鐵冊軍】洪武二十三年，韓公李善長以嫌自殺，上始詔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，部並給鐵冊。先是，以功臣有大勳，各賜卒百十二人為從，曰「奴軍」，至是，以公侯年老賜還鄉，各設百戶一人，統其眾以護之，給屯戍之印，賜以鐵冊，末云：「俟其壽考，子孫得襲，則兵皆入衛」。蓋防其二心，且稽察之也。於是魏、開、曹、宋、信、穎、涼諸公，西平、江夏、長興、江陰、東平、宣寧、安慶、安陸、鳳翔、靜寧、會寧、懷遠、景川、崇山、普定、鶴慶、東川、武定、沈陽、航海、全寧、西涼、定遠、永平諸侯，皆給兵。未幾，宋公馮勝、穎公傅友德以嫌死，涼公藍玉以反誅，而長興、會寧、懷遠、景川、普定、鶴慶、航海、西涼、定遠、永平諸侯，或坐藍黨，或坐舊嫌，皆得罪死。蓋鐵券山河之誓，曾不比鐵冊警衛之苛也，悲哉。

【恩軍】洪武二十七年，詔兵部以罪謫充軍者名為「恩軍」，意以免死得戍當懷上恩也。然是時方以重典刑亂國，良民多坐微眚隸斥籍，其戴恩者必無多。因思完顏季年，中原喪敗，令刺民為兵以報蒙古之怨，名之曰「怨軍」，正堪與此作確對。

陸欽《漫記》云：「遼東養馬皆恩軍。」

【文臣改武】張信字彥實，英國公張補從兄也，中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，文皇初，拜禮科給事中，尋遷刑科都，永樂九年，晉工部右侍郎。仁宗登極，轉兵部左侍郎。其弟輔為信求改武階，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，尋升指揮使。交趾叛，率兵往剿，以功進四川都指揮僉事，又進都使。在蜀十五年，以正統十年卒於官。蓋信從鉛槧起家，居省闈者幾十年，為卿貳者十三年，徙右列，握兵柄者又二十年。夫以省垣近臣，中樞政地，忽伍兜鍪，似出謫辱。乃以英國雁行，為乞恩澤始得之，且專征仗鉞，恩遇始終，抑又何耶？弇州雖紀其姓名，未詳事實，因為稍述其概。

按宋韓、范經略西夏，亦曾以雜學士換觀察使，時用兵方謀帥，事理亦宜，乃二公尚以官高祿厚為辭，終不屑受，蓋意薄之也。張信官小司馬，在宋則為樞密副使，居執政之列，而降為三衛仗士，意恬然安之，何顏之厚。

【邊材】文臣以勳勞開五等者，自正統王靖遠後，在天順則吳縣之徐封武功，成化則濬縣之王封威寧，一以天文兼技擊，一以騎射兼結納，然皆傾危掉闔，爵不及竟其身；而韓襄毅繼起，並世錦衣不得襲。弘治以文治天下，縉紳無以武事見知者，正德則有太原之王晉溪，行邊制閩，俱著勞績，得封威寧，而以附麗權貴，乘時邀寵，君子所差稱。唯王文成以理學建安攘，遂開國封，固書生之希邁矣。嘉靖初，楊邊庵以先朝勳舊故相起，行邊而無戰功可錄，其後楊虞坡出鎮入樞，功名亦如之。至末年唯滄州劉帶川，以文士奮跡，而歷踐戎行。初為吾浙之嘉湖道臣，出城游徼，而倭艇率大眾猝至，適臺州解箭到，滿一船，因立橋上與健兒十餘曹取射之，發輒洞甲，盡舟中之矢，倭始退，而肩膊不能舉，則體已脫矣。隆慶初，以少司馬征廣寇曾一本，先外祖王大參以職方郎贊其軍，見其懸一金錢於百步外，射必貫其竅，無一失者，其技真不減陳堯咨，他部曲則十得七八耳。後以御史大夫總督薊遼，虜畏之不敢犯塞。然奢淫汰恣，帳下紀綱卒數百人，後堂曳羅綺者不下百人，每出遊獵，駿騎連翩，妖童執絲簧，少婦控弓弩，服飾詭麗，照耀數里。同時有宜黃譚二華者，其將略亦相亞，今上初年，亦以督薊遼入正中樞，數年而罷。為督府時，與薊帥戚繼光者比肩如一人。然兩人俱以比材武為江陵公所器愛，日致名姝瑰異以自固。譚又善御女術，進之江陵而驗，故得久居津要。其揮霍機變，自奉驕侈，與滄州大略仿佛，且俱享上壽，以功名終。二公之捐館，不過十餘年外耳。劉名燾，譚名綸。

邊材一路，大抵自有賦授及端門名家，非書生讀紙上語便可抵掌登壇者，即如唐荆川之學問，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才矣，海內仰之如麟鳳，晚年一出，大不副人望，其撫淮陽，正值倭難，積勞中暈，盡瘁軍中，終無瑄尺寸之效，天下有股浩、房瑄之疑焉，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，則過矣。近日如李見羅，其生平品望出人數等，自負亦在留、鄴二侯之間，金騰用兵，以奏功超遷中丞，撫鄖為麾下健兒所窘，遂不及展一籌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，被白簡逮治，幾伏法而僅免。乃知王文成真天植異畀，其用兵幾同韓、白，而見羅亦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，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，亦不知量矣。

【南京貢船】南都入貢船，大抵俱屬龍江廣洋等衛水軍撐駕，掌之者為車駕司副郎，專給關防行軍，入貢抵潞河，則前運俱歸，周而復始，每年必往還南北不絕，歲以為常。聞系文皇帝初遷北平所設定制，有深慮存焉。其貢名目不一，每綱必以宦官一人主之。其中不經者甚多，稍可紀者，在司禮監則曰神帛筆料，守備府則曰檄檣茶權橘等物，在司苑局則曰葶薺字藕等物，在供用庫則曰香稻苗薑等物，御用監則銅絲紙帳等物，御馬監則首蓓一物，印綬監則誥敕軸，內官監則竹器，尚膳監則天鵝、鷓鴣、櫻菜等物。其最急冰鮮，則尚膳監之鮮梅枇杷、鮮筍鱔魚等物，然諸味尚可稍遲，唯鮮鱔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始開船，限定六月末旬到京，以七月初一日薦太廟，然後供御膳。其船晝夜前征，所至求冰易換，急如星火，然實不用冰，唯折乾而行，其魚皆臭穢不可向邇。余於夏月北上，曾附其舟，幾欲嘔死，偶鄰舟友人邀會文，則筋齋芳潔，不減吳下沙棠，怪問之，乃知納賂主者，盡徙貢物於他舫耳。其魚到京，始洗刷進充玉食，上班賜閣部大臣，及經筵日講詞臣。先人時叨恩賚，次日早朝謝恩，貴瑄輩雜調雞豕筍俎以亂其氣，用以銀沙鑊餽遺，近臣侈為珍味，然實不堪下箸，亦何止海上之癖也。有一守備大璫，新赴南任，夏月忽呼庖人責以饌無鮮鱔魚，庖人以每頓必進為言，璫怒不信，索至諦視之，始疑訝曰：「其狀頗似，但何以不臭腐耶？」聞者捧腹。

金陵城外臨江，舊設鱔魚廠，每打魚時，內官出視科索百端，大為漁戶及地方之害。十年前礦稅盛行，闖人流毒，輒於寶坻縣創為銀魚廠，與南對峙，乃至冬月椎冰令漁者跣立打捕，又課富室折乾潤橐，民不聊生。近年聞上知其弊，已革去矣。

冰鮮船在途騷日久，弘治初，上欲革之，以中貴人進言，祖宗時薦為重，遂得不罷。舊京土產上供寢園，即勞民亦不為過，而孝宗聖德，軫念郵傳，自節口腹至此，以視大業之責食車、天寶之貢荔子，不亦霄壤哉。今上頃年以湖廣魚鮮不潔斥左布政使武尚耕為編氓，蓋祖宗時食，在聖主孝思，又須虔恪，守土大吏不舉其職，自當議罪，此又用漢世酎金失侯例，所謂先聖、後聖，其揆一也。

近年龍袍船，尤為恣橫，遠出冰鮮之上，即凶惡如漕卒、糧船，亦斂避不敢較；至仕紳乘傳者，為其所凌，噤不敢出聲，何況行旅。按，龍衣之進，止在南京，其後增入蘇杭，初猶以鎮守中臣兼領；及世宗革鎮守，始特設內臣管織造；至隆慶登極革回，止留南京舊設者，至三年，復遣太監李祐往泣其事，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於今，遂成故事。中貴以此差為登仙，其名下小關，踞以為外府，春秋二運，往來如織矣。

【河套】成化間，虜入河套，督撫都御史白圭、于子峻等，有後請大舉搜套，驅虜出河外，沿河築堡，抵東勝，徙民耕守其中。時葉盛為吏部侍郎，上敕盛往議，且上方略。盛上言搜河套、復東勝，未可輕議，唯增兵守險，可為遠圖，而王越亦以為不可。上從之。弘治初，又議復套，時倪岳為禮部尚書，亦疏論邊事，略曰：「建白紛紛，率謂復受降之故險，守東勝之舊城，則聲授可接，非不善也；但二城廢棄已久，今欲城河外以為守，出孤遠之軍，涉荒殘之地，彼或佯為遁逃，潛肆激伏；或抄掠其前，躡襲其後，進不得歸城，一敗塗地，聲威大損矣。」時大虜入套未久，盡可驅逐，而當時葉文莊、倪文毅、王襄敏俱一時名臣，其議論已畏縮如此。至嘉靖二十六年，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，去弘治五十年矣，虜之盤踞日深，我之士馬日耗，陡議大舉，人心已搖，主上亦慮萬一蹉跌，噬臍無及。以故嚴、仇之譖必得售，夏、曾之功必不成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

【火藥】古來御兵，唯用兵仗，故晁錯之言曰：「勁弩長戟，匈奴之弓弗能格也。」即有用火者，大都乘風縱勢，如即墨、赤壁是也。其大炮等物，不過曹操霹靂車之屬而已。本朝以火器御虜為古今第一戰具，然其器之輕妙，實於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，即用其偽相國、越國大王黎澄為工部官，專司督造，盡得其傳。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，其兵卒，皆造火藥之人也。當時以為古今神技，無可復加，然亦相傳所稱大將軍蒺藜炮之類耳。弘治以後，始有佛郎機炮，其國即古三佛齊，為諸番博易都會，粵中因獲通番海艘，沒入其貨，始並炮收之，則轉運神捷，又超舊制數倍，各邊遵用已久。至今上初年，戚繼光帥薊門，又用火鴉、火鼠、地雷

等物，虜胡畏之，不敢近塞，蓋火器之能事畢矣。數年來，因紅毛夷入寇，又得其所施放者，更為神奇，視佛郎機為笨物。蓋藥至人斃，而敵猶不覺也，以此橫行天下，何虜敢當之，但恐守炮者畏怯，虜未來而先放，比對陣則藥盡，反速戰士之奔，此自來通病也。

正德十五年滿刺加國為佛郎機所並，遣使請救，御史何鼉言佛郎機炮精利，恐為南方之禍，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。至嘉靖十二年，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國，又得其蜈蚣船銃等法，論功升上元縣主簿，令於操江衙門督造，以固江防，三年告成，再升宛平縣丞。中國之佛郎機盛傳自此始，而儒老於選調，不聞破格用之，可嘆也。

【武弁殺邑令父子】廣西總兵都督過興召還京師，途經湖廣祁陽縣，與命其子得隆索賄於知縣李翰，不得，杖翰並其子釗，俱死。事聞，法司擬得隆恃勢故殺二命，擬斬而已。邑令為健兒所笞，已是怪事，乃父子俱死箠楚，寧非衣冠奇禍？何以置興不問？興尋病，得伏枕死，天網嚴而國法廢矣。此成化元年事，與正統末年都司李嵩杖知州李玉事相似。

【項襄毅占寇】弘治元年，吾郡城中百戶陳輔者，素以興販私監為業，事發，革任，所聚徒黨漸眾，遂思為亂。同其父陳端、其子陳文、陳武鳩集所部，白晝入郭，知府徐霖逾垣遁去，遂虜郡印，劫庫藏，釋囚徒，又劫奪嘉興守禦千戶印，執千戶白璽，殺掠吏民，盡剽城中金帛婦女，全家入太湖為寇。其勢猖獗，閩郡驚惶，意其或成大事。時正初夏，故兵部尚書項襄毅忠，以削籍在家，為輔卜其成敗，既而曰：「無能為也，今日旺神在西，而此賊乃揚兵東出，是為休門，且夕見俘耳。」俄上聞變，亟遣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，督責地方文武，用軍興法，事權甚重，比至無幾時，而百戶父子皆就戮矣。項公雖名臣，不聞善風角，而奇中乃爾，信乎前輩多能，不肯炫鬻見長，如魏陽元善射，非臨用何由知之。

彭惠安公敕中云：「一應軍民詞訟，輕則量情發落，重則發巡按、御史、按察司問理。」是時御史之體未甚貴倨，彭以刑侍奉使，初未兼憲職，尚以屬吏待巡按如此，迨嘉興事寧後報命，乃以原官改命都御史，清理兩浙監法，始得帶憲銜，再蒞吾鄉，蓋中丞雄峻，當時尤斬借之云。

【武臣好文】本朝武弁能文者，如郭定襄、湯胤績之屬皆以詩名，然不過聊以自娛耳，非敢藝壇建旌鉞也。自嘉靖間，東南倭難孔熾，倖臣胡宗憲、趙文華輩開府江浙，時世宗方喜祥瑞，爭以表疏稱賀博寵，收取詞客充剽館。胡得浙人徐渭、沈明臣、趙得松江人朱察卿，俱荷異禮，獲厚賞，浸淫及於介胄，皆倚客以為重，漸如唐季藩鎮。至隆、萬間，戚少保繼光為薊帥，時汪太函、王弇州，並稱其文采，遂儼然以風雅自命，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，幾與縉紳分道揚鑣。而世所呼為山人，充塞塞垣，所入不足以供此輩鉛槧，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。近年蕭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，拜寧夏制帥，頻更大鎮，亦以翰墨自命，山人輩作隊趨之，隨軍轉徙，無不稱季馨詞宗先生，蟻附蠅集，去而復來。時諸邊事力已絀，非戚帥時比。蕭之內人前為楊司空女，繼為南太史妹，俱盛有嫁資，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，武臣好文，自禍至此。

自隆慶來，款市事成，西北弛備，鞏下皆以諸邊為外府，山人之外，一切醫卜星相奉薦函出者，各滿所望而歸。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，游宣府亦得二百金，已為怪事；今年至都，在黃貞甫禮部座中，見二三小唱，窄袖急裝若遠遊者，來叩首，云謝別，問之，則乞得內召候考選名公書，往塞上也。余笑謂貞甫曰：「他日必有坊曲女伴，祈公等書牘作龍頭兒者，將奈何？」貞甫曰：「不然。諸邊營妓如雲，大勝京師，我卻愁諸弁以此相薦，報我輩龍陽子都耳。」因相與拊掌不已。邊事如此，欲武人不揜克，得乎？

【文士論兵】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荊川中丞、趙大洲閣老、趙潛谷中丞，皆巍科大儒，士林宗仰，然俱究心武事，又皆出詞林，足為文人生色。今上初年，如馮仰芹子履、於完樸達真二大參，俱真正邊材，惜乎不及大用；其次則沈少林狀元、董伯念禮部，並有聲藝苑，亦好談兵，但厄於年，資志以沒。唯二十年來，如顧沖庵養謙、葉龍潭夢熊、萬邱澤世德、李霖寰化龍、梅衡湘國楨，皆因四方多事，各從筆管吮毫，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，俱正位司馬，延世金吾，頓令措大吐氣。若穆宗朝楊虞坡、譚二華、王鑿川、劉帶川輩，又未易指數。又如今上丁亥，有一郎撫，其人素講學兼文武才，至以王文成自命，忽為部卒嘩亂，備極窘辱，既而逃入襄陽，尋冒功事發，詔徵入獄，則真尿汁諸葛亮也。

【兵部郎敘功】先外祖王諱倬，登壬戌進士，拜兵部主事，尋晉副郎職方正郎，又以才選贊畫，從劉大司馬肱征海寇曾一本。成大功還，歷倬將滿九年，會議開馬市，忤高、張二相，高方掌銓，出之為永州知府，尋乞身歸。後高、張先後敗，起廬州知府，循資升憲副大參，以病乞身沒於家。兵部九年無出守者，邊功未有不敘者，又忤權高臥十餘年。時吳門、太倉俱同年在政府，太倉尤莫逆交，竟不論敘往事。先外祖既不自鳴，言路亦無為稱薦者，似皆有古人風。

【石司馬】大司馬石東泉星以封貢關白下獄，時曹心洛先已久系，正坐論石得罪者。石見之，慚欲入地，曹顧尉勞有加，云：「各為國事致禍，何敢相尤。」兩人遂締深交，且有婚媾之議。未幾，石以憂死，曹為經紀其身後甚周悉，且津送其孥累。時石妻子編管粵西，正曹之桑梓也，聞曹歸里，欲緒成前議，未知果否。此一舉也，曹不失為過厚，而司馬地下則赧色矣。曹名學程。

【日本】日本貢道，本從浙、福二省。自朝鮮之役，我往彼來，俱從朝鮮之釜山經渡，海面既無多，亦無湍險。至封貢事起，則直自山海關入京，日本幾成陸路通衢矣。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，初無意內犯，向來許多張皇，真是杞人之憂。而朝鮮、日本，向為與國，且世通婚姻，特關白一人黷武，近已寧帖，寂不聞交兵事矣。丁職方元甫應泰習知其事，且目睹其奉倭正朔，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，如唐故事，且自為封五等地。不知主上仁聖，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，一時將帥，亦無有與李勣、薛仁貴伯仲者，此舉亦豈易言。且兵以義起，名為恤患救災，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，一旦利其土地，即力能郡縣之，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，反得有辭於我，何以兵示四夷也。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，自邢昺田玠以下，無一得免。邢即出師時，舉丁贊畫者，丁為此謀，與勘事科臣徐涵觀瀾者協意；既而朝鮮君臣惶恐，揚言將甘心焉，丁遂宵遁，徐亦不復聞事還京，兩人俱以聽勘歸。又六年為乙巳大計，徐以不及謫，丁竟坐墨斥。丁有才氣，能任事，亦楚人之錚錚者。東事奏功，十年之局已結，飲至告成，即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，丁必欲盡沒戰功，嚴核伍籍，至為剃眉查核之法，軍心已大離，朝鮮復加飾其罪狀，丁遂無解於朝論矣。丁之初疏，豈無數端實中師中情弊者，攻擊四起，漸增飛語，應之十餘疏而不止，益支離失實，謂之妒功生事則可，其恨之者，至云黨倭奴以壞戰局，又云丁欲自據高麗作夜郎王，冤矣。

日本自古凶狡，非諸國比，以元世祖威力，十萬之眾，僅三人得還，復屢招之不至。本朝入貢甚虔，雖以胡惟庸事暫絕，後仍通貢，每天朝主上新立，頒用日字，勘合可考。其嘉靖間入寇閩浙者，乃島中賊倭，如中國洋船，其國主不及知也。大抵來貢，不過利中國貿易，初非肅慎越裳可擬，故或逾期不至，中國亦不詰責之，正合來不拒去不招之義。石司馬乃欲以封貢廢之，保其為忠臣孝子，愚矣。李宗城以臨淮助衛衛命渡海，欲借此以復先世曹國公故封，石司馬亦面許之，甫至朝鮮，即令沈惟敬執囊韉庭趨，旋為沈部下計怵，盡棄節印，單騎遁入關，貽笑遠人，賴上恩慈不誅。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繼之，狼狽脫走，跡同亡虜，豈止委君命於草莽，其辱國甚矣。石之負乘不待言，其初蘭溪在首揆，亦不得辭責。

【日本和親】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，故浙江餘姚人也，受李氏恩豢已久，後復多所需求，李氏父子漸疏外之，龍光積忿未發。會如松奉征倭之命，先勝於平壤道，後敗於碧蹄館，久戍朝鮮，而封貢議起，如松頗附會，文帥宋應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結束征之局，此實情也。一時抑和主戰者，議不得伸，漸調軍中行賄倭，至甲午四月，且有和親結好之說。龍光遂借以傾李氏，上急變告如松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，御史唐一鵬等信之，遂露章劾如松並東征在事諸臣，科臣喬允胤因而和之。上命訊之，實無此事，下龍光究問主使之入，不得，法司擬以杖譴。上大怒，先命立枷，後遣戍，不數日遂死三木之下。按古來北虜與中國和親，唯漢唐有之，未聞島夷也萌此念。若云日本原獻，則高麗進其國女子，在祖宗朝自有事例，似亦可許；至於公主下降，則納幣賜敕宴使定期，古來一有故事，軍中安能偽飾以欺外夷？況倭奴狡獪，為諸夷第一，非沈唯敬輩所能籠絡。造為此說者，皆出東征矢志游棍，流謗都中，而言路地二無識者，遽登之白簡，至紛紛為諸龍光訟冤，辱朝廷而羞士大夫，真可痛恨。于文定與石司馬私恨，遂記之

筆塵以為信，然失國體矣。

封事初壞，李宗城逃歸，上命急遣一科臣往，而皆憚行，群起諫止，上意已佛；會曹學程有和親割地之說，聖怒遂不可解，錮獄十年而始釋。蓋鮮、倭本與國，其婚姻乃恒事，但訛云天朝，則可恨矣。

【程鵬起】關白侵朝鮮事起，建白者章滿公車，石司馬以集眾思為名，多所採納。其可哂者，如張念華罔卿文熙，議集浙、直、福、粵瀕海四省之兵，入海搗日本之巢，已為悠繆不經之甚，旋為言路所駁，謂其騷動江南，罷不行矣。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，求往海外暹羅國借兵以攻關白，可令回師自救，以解朝鮮之困，石司馬大喜，以為奇策，即請於上，加參將職銜，給餉召募。其寮掾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，並授指揮，充中軍旗鼓等官，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，索其賂數萬；至閩、廣造船募兵，費餉數十萬俱匿入橐中，盤桓海上不發，始為言者論罷輟行。後石得罪，田東洲樂乘中樞，捕程答數十。論戊逃歸，至今往來南北，攜數十女優及惡少數輩，遇豪家即令演劇以博纏頭，間有挑之者，旋使薦枕連宵閱日，恬不知恥；又遍拜薦紳名公稱弟子。余嘗遇之廣坐中，歷指其扮戲諸婦曰：「此為鄒爾瞻老師所愛」，「此為顧叔時老師所賞」。以一漏網健兒，污蔑賢者至此，而薦紳先生無一呵叱之者，異哉。

【暹羅】倭事起時，有無賴程鵬起者，譎欲招致暹羅舉兵，搗其巢以紓朝鮮之急。其說甚誕，一時過計者，又恐暹羅入境，窺我虛實，且蹂踐中華。于穀峰宗伯時在春曹，極訕笑之，以為茫茫大海，人知暹羅在何方，所云調征者已可笑，乃又憂其入內地，此待取來時再議之可也。其言似是，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蠻莫及緬甸相鄰，陳中丞用賓撫滇，嘗欲與協力圖緬，夷為郡縣，可得地數千里。事雖無成，然其國濱海，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。程鵬起泛海求援，固屬說夢，即於公認詆，亦未得肯綮。於久為禮客，暹羅為入貢恭順之國，其道里圖經，何以尚未深究。

【金丹說客】金丹者，吾邑諸生也，素以舌辨見稱，微有拳勇。時蔣洲等入海游說未歸，當事俱憂之，募能再往者拜官。丹出應募，成約而歸，胡司馬嘉其功，即以都閩題請。丹時本業已荒，遂就右列，曆官閩參將，中白簡歸，用降汪、徐諸酋勞，敘功得世本衛副千戶。丹為先大父客，余幼時尚識之，其子病廢不能襲，其孫貧而無賴，非承勇爵者，黃雖尚存，已付高閣，然較之蔣洲輩不蒙寸賞，已為優矣。

【沈惟敬】沈惟敬，浙之平湖人，本名家支屬，少年曾從軍，及見甲寅倭事。後貧落入京師，好燒煉，與方士及無賴輩游。石司馬妾父袁姓者，亦嗜爐火，因與沈善。會有溫州人沈嘉旺，從倭逃歸，自鬻於沈；或云漳州人，實降日本，入寇被擒，脫獄，沈得之為更姓名，然莫能明也。嘉旺既習倭事，且云關白無他意，止求貢中國，為朝鮮所遏，以故舉兵，不過折東可致。致信其說，以聞之司馬。惟敬時年已望七，長鬚偉幹，顧盼燁燁。司馬大喜，立題授機機三營游擊將軍，沈嘉旺亦拜指揮，與其類十餘人充麾下入日本。司馬既以封賞事委之，言無不合，言路交攻，不為動。沈留釜山年餘，廷遣制使二人往封，以惟敬為宣諭使，偕渡海。臨淮李小侯既逃，朝命副使楊方享正，即以惟敬為副，使之。過海至山城州，草草畢封事，而倭留朝鮮者，終不去，實事亦不成。石司馬以違旨媚倭下獄；沈為督府邢司馬捕至京，論斬，妻子給功臣為奴。惟敬無子，妻為南妓陳淡如，少亦知名，時已老矣，沈誅後部曲星散，淡如與嘉旺俱不知所終。

惟敬渡海時，余家有一舊僕隨之，及還，云日本國多風，四時皆然，四面皆至，所謂颶風也。俗好樓居，至十餘層，而又不善陶埴，即王居亦以茅覆，故易敗亦易成。土俗與舊傳略似，唯所謂用箸最奇。其俗侈於味，強半海錯，中國所未名者。每宴會，雖黃白雜陳，不設匕箸，臨食，則侍奴取小材長尺許者，對客削成札，人置一雙，既餽，便對客折之，不復再用。每堂廡間，必設箸材半楹，以備朝夕供具。日必再浴，不設浴鍋，但置密室，高設木格，人坐格上，其下熾火沸湯蒸之，肌熱垢浮，令童子擦去，然後以水從頂灌之，大抵其好潔如此。

【斬蛟記】關白之犯朝鮮，朝議傾國救之，時宋桐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。宋無閩望，能大言。次年將內計，有物色之者，因力任東事，大司馬石東泉主之，內閣則趙蘭溪暫代首揆，唯石是聽，特遣二主事贊畫，皆妙選才望，賜四品服以往，宋亦加服一品，得僇副帥以下，事權特重。後碧蹄館敗歸，師遂不振。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罷，其人故者夙名士，為太倉相公門人，號相知，意其能授手。時競傳關白已死，遂作一書名《斬蛟記》，首云關白平秀吉者，非人亦非妖，蓋蛟也，漏刃於旌陽，化成此酋。素嗜鵝，在朝鮮時，曾謀放萬鵝於海中，關白恣啖，因得剗刃，而主之者曇陽大師也。記出，遠近駭怪，其同邑先達遂作《辟蛟記》詆之，以快宿隙。究之關白實未死，此君亦未得出山，而太倉相公曾見此記與否，皆未可知也。

斬蛟之記亦有所本。潘璽卿雪松士藻，馮司成癸未所錄士，滯符臺十年，在京借諸名士立講會，每云吳猛鎮鐵柱宮，實多遁去者，許真君約後千年，當生八百散仙誅此孽魔，今正其時矣。我為一人，與某某等皆同列，余師司城公亦其一也。京師信之，競求附仙籍。潘一同年素不預講，亦逢隸群真，起大宅埒王公，云拔宅上升時，勿令貴產有所遺，司成見而惻笑之。又袁中郎為吳令時，與彼中一名公交厚，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，每論事，輒云：「如來如此說」，「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」，其他稱引果位不勝紀。袁談及必撫掌不已。又屠緯真在湖上，一日忽對余曰：「昨日吾解一大紛，關壯繆、蘇文忠各來枉顧，二人素未識面，偶蘇舉曹、劉並稱，壯繆震怒，謂小子何敢辱吾兄，至與阿瞞伍。蘇爭之甚不服，兩相搏鬥不休，若非余力解，則東坡飽老拳矣。」屠為予父執，弟俯首匿笑不敢對。大抵才士失職，往往故為誇誕以發舒胸中磊塊，不足信，亦不足哂也。

【征安南】嘉靖初年，安南久逾貢期，又侵奪廣東欽州四峒，朝議欲問其罪。時王文成新起征田州，威名甚重；桂文襄暴貴用事，風王乘兵力取安南為己功，王不應，恚甚，嗾人論之，奪其世爵。時湛甘泉亦附桂力主恢之說，王禍遂不可解，時湛甘泉至不可解共十八字，據寫本補。

又數年安南尚不貢，時閩人林希元者，為欽州知州，林故名士，從卿寺外謫，負才不得志，乃上言安南可取狀，凡六疏，猶不止。時夏文愨新登首揆，林同年也，以保境息民為言，林說遂不行，僅勸莫登庸歸四峒，獻代身金人，遂罷兵。林卿人李默移書戲之曰：「欽州非用武之地，君而亦非封拜之相。」蓋議林貌寢也。夏貴溪不欲用兵，亦謀國遠慮，迨其後議復河套，又力主其事，致陷重辟，蓋貴寵已極，復思以書生關茅士，此與桂安仁同一肺腸。即張永嘉當局，曾議恢復大寧三衛故地，使其說果行，亦必至債輟取禍矣。

安南議起，時太師武定侯郭勛，欲因以希上賞，奏請勒禁兵及各路師待發，已得旨，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之說，且云：「太宗以黎李犁弒篡、殺使臣諸大罪討之，兵已壓境，猶遣行人朱勸，許其贖罪，及不悛而後滅之，求陳氏後不可得，乃郡縣之。」仁宗每以為恨；至宣德再叛，楊士奇等舉先帝遺意以聞，宣宗亦曰：「皇考追憾此事，時形慨歎，朕屢聞之。」遂決意棄焉。世宗聞其說亦為心動。時咸寧侯仇鸞、尚書毛伯溫等奉命，兵餉已集，乃遣禮部尚書黃綰往諭，其後莫登庸服罪，罷兵而還。卒用胄策。其全中國生靈多矣。今上癸巳、甲午間日本侵朝鮮，至調天下精兵，夷漢俱擾，卒不得要領，而海內物力已竭矣，使有唐胄其人，當不至此。袁中郎論朝鮮事云：「譬如鄰人自相訐訟，我乃鬻田宅、賣兒女為之佐門，不亦惑乎？」斯語可念。

【安南納款】安南在本朝，凡三征而三定之，人知之矣；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，凡三次而後輸服，特未及郡縣之耳。初征時，故宋陳尚書子丁孫及其婿梁奉御、蘇少保子蘇寶章及趙孟信、葉郎將等俱降附，蓋未遣臣逃異國，不特陳宜中入占城也。陳日烜在元世祖朝，僭國號大越主憲天體大明光孝皇帝，更名陳威晃，年號紹寶，元兵陷其國都而歸。本朝自宣德棄地後，尚修朝貢，嘉靖初，莫登庸篡黎氏自立，亦建國曰大越，改元明德。禪位於子方瀛，改元大正，分所部為十三承政司，以擬天朝之布政，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，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。及上赦之，革其王號，隆封方瀛子福海為安南都統使，賜以銀印，秩從二品，其十三司改為宣撫，然而仍帝其國，不用所賜印，且名人貢曰交鄰。其後不復守三年入貢之約，且侵奧西無虛日。蓋自漢及六朝以後，專制一方，屢服屢叛，夷方之難制，未有及之者。

元時獻代身金人，以精金為全軀，以大珠為兩目，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間所獻其制何若。又安南人自稱其國為阿南國，至今尚

然。福海死，子宏瀛嗣，嘉靖末年瀛沒，子莫茂洽嗣，後溺死，其國漸亂。莫氏相傳凡五十餘年，至今上初年，而黎氏又興。先是，黎諱為莫登庸所篡，其子寧猶奉黎祀，又三世為黎唯邦，與其故臣鄭松協謀起兵，誅滅莫氏，盡復故土；唯邦死，黎唯潭立，始以情事上聞，且進代身金人以求封號，時萬曆二十五年也。上嘉其意，封都統使如嘉靖故事，別鑄印以賜之；又七年而唯潭死，子唯新襲位，不告哀，不入貢，亦不請封，詔命詰責之，始以年幼初立、國內逆賊構亂為辭，上命姑貸之，仍許通貢，封爵如其父。再請給印，時屢勘無他，乃又賜以新銀印，上表謝恩，貢奉如期，較先朝更恭順云。

【仇鸞談兵之外】仇鸞自庚戌虜人，得上寵，比王子迫僂，恰二年耳。其間意氣之驕盈，議論之外謬，概難枚舉。即如辛亥六月虜報漸急，鸞奏請欲自領京兵民兵迎賊，而以邊兵分遣附近，追剿零賊，且許軍馬食民田禾。大學士嵩乃言，今歲調遣到邊兵，以其慣經戰陣，全賴入衛京師；今卻遣兵出外以待零賊，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賊，臣等莫喻其意云何。又行軍紀律，有擅取一物者即斬，寧使虜過，田苗食盡，必不可下此一令。會禮卿階亦言之，得旨允行。七月，鸞又請借民田車以備戰守。上曰：「去歲造完戰車，專備禦敵，如何又取民車，益增騷擾。」不允行。蓋建白乖謬，而君相俱疑厭之矣。是年鸞出行邊，唯督臣與雁行，即巡撫亦僉坐，不敢具賓主，若兵備則竟隅侍，鸞晏然受之，人謂其器滿將覆矣。

初，仇與嚴共事夏，曾得志，情若父子，既已同諸大臣入直撰玄文，遂擬郭勛故事，欲擠嚴而獨擅大柄，嵩始恨之。而鸞亦密以嵩父子貪橫事上聞，其說幾行矣，嚴乃益結徐共排鸞，因其死，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，以至夷滅。是時嚴、徐尚未有隙，弇州獨歸誅鸞之功於徐，未必盡實。然《實錄》中亦云：「徐階密疏鸞通虜誤國狀，上始驚，收其兵權利，鸞因悸死，未知何據。」

【殺降】嘉靖丙辰，倭酋請降，時督師為胡襄愍宗憲，許以不死，已上疏於朝。既而有流言謂賊首汪直、汪五峰者，與胡少保俱儂人，潛通重賂，貸其族誅。胡惴懼無策，趙文華正以少保視師，勸胡追還前疏，盡改其辭，汪酋輩遂俱授首。近年王辰寧夏之事亦然。初倭承恩受圍既久，乃請降於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，亦許貸其命，且授以官，承恩欣然，斬劉東陽諸叛賊以獻。既而督臣葉龍潭夢熊愧功非己出，決策誅之，遂俘之朝，寸磔於市。梅恨甚，有詩曰：「棄甲拋戈滿路旁，家家門外跪焚香。軍門忽下坑降令，關市翻為劫奪場。計就平吳王濬老，謀成返晉介推藏。山中黃石休相問，已乞仙人辟穀方。」其怨怏可知矣。自古殺降必非陰福，然汪、哮之流毒南北，即戮之非過也。

【奇兵不可再】戚少保繼光初以征倭至江南，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銃火鼠之屬，適林莽中有群猴，見而竊效之，久之猴之技勝於人矣。一日倭大至，而戚兵少，度與戰必不利，乃匿勇壯於隱處，而以輕銳挑之，佯北，先擲諸火器於山罌內。倭之迫得尋至，猴見髭鬚橫行，不類所習睹，疑為異獸，將噬之，爭燃火發炮，倭大駭狂奔，死者枕藉；伏兵四起，遂獲全捷。往丙戌丁亥間，顧冲庵養謙撫遼左，俘得海上零倭數十，皆貸命以實行伍，私念大虜日未識島夷，可以奇勝之。一日報虜騎入犯，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，候戰酣時，急執發跳躍齊出，虜驚未定，則霜刃及馬足，皆踣仆就戮，餘騎迸散，因以奏功。他日虜再入，復命發前法赴門，遂無一人還者。蓋虜奴知其技止此，已先為備矣。乃知田單之牛，劉尋之驢，俱已陳芻狗，再用未有不敗者，如戚少保出奇，真堪大噱。

【武弁報恩】錢寧微時，受知於右都督毛倫，後倫坐劉瑾黨誅永戍，揭黃停襲。迨寧用事，為之夤緣故罪為編氓。比倫死，其子毛錦請襲世職，兵科給事潘勛駁之，謂倫因婿楊玉入劉瑾黨，朋奸亂政，即十世不可宥，其祖職萬無可繼之理。蓋玉與張文冕等，俱瑾第一用事羽翼，已駢斬於市久矣。至是寧勢熏灼，擅回天之力請於上，命錦仍襲指揮使，以報倫知遇焉。嘉靖間曾司馬銑以復套事見法，其愛將李珍者，榆林人也，先為游擊將軍，坐法貶行伍，曾愛其能，從徒中超復故官。曾得罪後，分宜相憾之不已，又欲羅織殺其子淳，令人劾珍克侵軍餉數萬饋淳，洩其入京賂要津。比逮至拷掠窮治，備極五毒，終不承銑子受贓事，法司乃止坐珍減餉論死，而淳得免。若珍者不知何如人，然以死存孤，使曾氏不至夷滅，庶幾有國士之風。錢寧罪惡，死不足贖，亦能負恩地，曲報知己，俾延世爵，其善亦豈可沒。今之士大夫讀書知理義者，有愧武人多矣。

李珍尋以庚戌虜警，赦出復用至大將。

【款議有所本】隆慶四年，北虜俺答失其孫把漢那吉，時高中元在閣，王鑒川在邊，議還之以易叛人，初甚嘩而後卒得成功。其論雖創，實有所本。宣德十年北虜脫火赤等三人歸附，言其首朵兒隻怕率騎三千，近在涼州，失其甥卜魯罕虎里，乞還之，時皆不之信。先是，朵兒隻從和寧王阿魯臺歸附，已拜為都督，阿魯臺為也先所敗，朵兒隻無依，常寇涼州，其甥為邊將所獲，故遣使求款。上與兵部尚書王驥議，謂宜遣人招撫，乃敕邊將同脫火赤等往諭，但盡歸涼州所掠人口，亦還爾甥；若萌異，妻子不保矣。後果如所策。高中元豈先具此稿於胸中耶？抑暗合也？若嘉靖末，宣大總督楊順之納淫婦桃松於寨，致虜大人，相嵩居內，遂欲棄大同右衛，真無策矣。

【蔡見庵憲使】隆慶間，北虜效順，各鎮議馬市講款，虜酋俺答貢馬至宣府，其妻三娘子者，專虜中事。時蔡見庵可賢憲使，備兵陽和，正同督府宴犒於城上。蔡少年登第，豐姿白皙如神仙，三娘子心慕之，在城下請於督府曰：「願得兵道蔡大師至吾營中，一申盟誓以結永好。」蔡出城至其營，正奉湏酪為壽，忽以精騎數十，擁蔡北去。塞上大駭，欲追，然諸砦俱安堵，未敢遽議剿。數日後仍送蔡入城，則虜婦已薦寢於幃帳數夕矣。自此邊塵不驚，西陲寢烽者數歲。蔡坐此被議罷歸，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為問，一時推轂者亦眾，因再起再廢。至王辰夏劉哮之亂，言者復以邊才薦，又用為寧鎮河西道，既奏功進大參，又以言歸；甲午再起遼東，未久，仍被議去，而蔡亦暮年矣。閔氏自獻，邊臣不能守慎獨之戒，於廉隅或稍妨，而威重亦未失，遽遭吏議而屢蹶不振，惜哉。

【京營操軍】京師禁兵號稱數十萬，然皆廷弱，又大半頂名，無一能操戈者。嘉靖庚戌虜薄都城，戒嚴固守，至不任登陴，後趙大洲貞吉相公有分管操練之議，竟無寸效。頃年庚寅，曾健齋乾亨為光祿少卿，故以御史以謫，有伉直聲，議欲選三大營，並罷諸弁不任事者。此疏初傳，京城洶洶，曾不知也。時光祿兄見臺同亨為工部尚書，一日入朝，為無賴武弁數百人，擁其輿訴且詰至於詬置，幾碎其衣冠，急避得免，蓋誤傳草疏者為司空也。使其得請允行，必有領軍張彝之變。俯仰古今，可為浩歎。

【兵事驟遷】嘉靖間不次用人，如議禮張、桂諸公不必言，從倭虜事起，西臺中則有王思賢舒以御史庚戌守禦通州功，升僉都御史；既而倭事起，胡梅林宗憲以浙江巡按御史升僉都撫浙，此皆兵事驟興，難拘典制。若通政趙甬江文華出視倭警，歸而報曰：「旦夕且平」，未幾倭大熾，懼上譴責，乃告訐吏部尚書李古冲默出題謗訕，上大悅，從工部侍郎直升尚書、太子太保，仍出視師，則人人切齒，抑不可比於軍興矣。此後登進，遂少有超異者，唯隆慶間張學顏以山東副使升僉都撫遼東，劉應箕以山西副使升僉都撫大同，吳光以河南副使升僉都撫宣府，雖以才望，亦出高新鄭掌銓報宿知也。至今上乙酉，升薊州兵備副使顧冲庵養謙為僉都撫遼左，則以邊才素著。庚寅升蘇松兵備副使李養愚淪為僉都撫應天，則以先朝直臣，此後不多見。至王辰寧夏功成，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當不次大用，然猶先轉太僕少卿，尋以僉都撫大同。蓋當事者猶斤斤惜名器，稍迂其途以酬功，而御史還超僉堂，遂絕響矣。

【克復松山】陝西邊防，以弘正之失河套為第一要害，次則嘉隆間之失大小松山，皆關石虜族內犯最緊巢穴也。河套在寧夏鎮，自夏文愍、曾襄愍被禍以來，無人敢再議，今則以為必不可復，且必不宜復矣。唯松山在甘肅鎮，自為虜寇實兔所據之後，內地僅有一線之通。先朝西方名將如馬芳，濱死猶以不及恢復松山為恨。近日萬曆戊戌，三邊督臣李次溪汶、甘肅撫臣田東州樂、甘肅總兵達雲，道臣劉敏寬等，厚集夷漢將士，盡銳剿殺，虜眾舉族遁去，大小松山盡入版圖。建築城堡，以蘆塘等城屬固原鎮，紅水河等屬臨洮鎮，河壩嶺等處屬甘肅鎮，其地東阻黃河，北控寧夏之賀蘭山，西南連接莊、羌、蘭、靖諸邊，延袤千餘里，號為沃土，於是甘肅千四百里之衝俱安枕矣。功狀條上於朝，再核得實，李、田俱晉宮銜，蔭世襲錦衣，達雲外衛世千戶，其賞似未足酬勞。今上武功雖盛，此役尤為俊偉云。

【西南諸捷】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，如萬曆乙亥四川之平九絲，拓地幾千里，時大將為劉顯。癸未之緬甸大酋莽瑞體反，糾

隴川首岳鳳同逆，鳳為游擊將軍劉綎所擒，俘獻關下，綎即顯之子，後屢為大將，又越三十七年歲乙未，為楊鎬所給，戰沒於遼左。當俘鳳時，申、許二相俱峻加三孤。又如萬曆癸巳緬酋多俺又反，陳用賓擒斬之；萬曆丁酉順寧府土酋猛廷瑞、大候州土酋奉李叛，討滅之，各改流官；萬曆丁未隴川酋多安民又叛歸緬，滇兵亦舉平之，此皆雲南一方事。至川黔之滅播川、平苗仲，亦無不如意。唯近日東北用兵，竭天下之力，聚三大帥數十萬眾盡沒遼水，坐成歷火燎原之勢，差為不競耳。昔唐文皇芟刈群雄，手定率土，獨困於東方莫離支一小丑，近事亦略似之。

【梅客生司馬】麻城梅客生國楨大司馬，少登公車，高才任俠，其中表劉思雲守有亦大司馬天和孫，時領緹騎，與江陵、吳門二相相昵，而好文下士。梅每游京師，輒以羽林衛士給之，因得從游狎邪如杜牧之為淮南書記時，嘗題詩倡館，有「門垂夜月梨花冷，簾捲東風燕子寒」之句，為時所膾炙。後至癸未始登第，齒已長矣，出為邑令，入西臺，會劉哮倡亂，朝廷大震，乃上疏力薦遼帥李如松往討，而請身監其軍。至則親擐甲冑，當矢石，屢挫賊鋒，鎮城窘急，亦自相魚肉，獻賊自贖。因奏功還，峻遷中丞，開府雲中，以至右都御史，贈今官。如松在環衛，故與梅為方外之游，握手銜杯，誓以功名各自奮，果不負所期云。如松後以遼帥戰沒，梅亦終保身名而卒。

如松為寧遠伯成梁長子，有弟如柏、如楨、如樟、如梅，皆至大帥，俱善以酒色苞苴籠致縉紳。有徽州謝存仁號太涵者，為遼陽道參政，如梅為鎮帥，出其愛妾一幅畫者，與角飲射，酒酣相娛謔，立遣輿贈之，其人固燕市娼，以美冠都下者。兄弟才術大都不出此。今楊中丞滄嶼撫遼時，亦與如柏結義兄弟，曲宴私觀，大抵如前所云。建虜匪茹，楊從田間起督師，以大兵四路出關，如柏時以遼帥起廢於家，楊請於朝，使將中軍，以為功在漏刻，為李氏茅土地。既知事不就，陰檄如柏率部全師歸，杜、劉二帥不知其旨，第奉令克期深入，救援路絕，隻輪不返。李成梁始起遼東，不為無功，至是一敗不復，亦皆如柏之力。楊、李俱論斬，如柏死獄中。士大夫素以豪傑自命，不幸為此輩所豢誘，入其彀中，究至誤身以誤天下，悲夫。

先是，援朝鮮時，蔚山之戰，城已垂克，因楊鎬欲李如松居首功，不許南將先入，下令退還。倭眾乘之，天朝全師俱潰，識者恨之。

【福將】古云：「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」，此語信然。李少師於田，身長八尺，腰腹十圍，望之知為巨公。播事正亟，用為制帥，一鼓滅之。會以憂歸，而運道告梗，旋從苦次起治河，因開迦河為百世利。其舉動安詳，語言敏贍，又粹然文士也。己酉遼東漸露叛謀，時李已秉中樞，余妄獻一議，謂當亟將遼地改為郡縣，使文吏得展其才專其責，且使武弁亦嚴紀律，不敢恣橫如舊時。而饜陽、寬奠、清河外諸要地，為撫臣趙楫、鎮臣李成梁擅割與虜者，亦可從此清出。李大喜，是其說，而事體重大，眾議未諧，議因中格。此舉果成，亦不足為遼重輕，而此公處心聽采，亦見一斑。使其今日在事，遼事未必敗壞至此，如天之不慙遺何！播奏凱後，上欲踐初約，封以世伯爵，首揆沈四明力沮之而止。

少師乙巳年從濟上憂歸，而安氏爭地事久不決，李從苦次抗疏，謂揪地尺寸不可授安，且悔當時不盡一時兵力並安氏滅之。蓋才大氣銳，自不以縣遼為非也。

【進銀立兵營】丁酉戊戌間，礦稅盛興，奸人輩競與欺罔。己亥三月，有福建福清縣舉人林章者，同百戶王官把總徐希昌等上疏，乞於淮南一帶買鹽行引，又求於大江天寧州、黃天蕩二處養兵以防寇盜，且進銀一萬三千兩以贖上。時閣臣憂之，上疏直言：「大江之中，浩渺賊藪，此輩欲得之為巢穴以聚眾起事，其志不小。」上允其奏，逮諸人下詔獄治之。則此萬餘金乃揚州監生代出，而林章主其議以上疏。法官恨之，相繼死狴犴。全盛之世，主上偶計刀錐，群小遂借以售奸，名在賢書者亦思盜兵逞志，言利之害至此。

【名器之濫】宋時雜技異途，亦有虛銜，如某州醫學助教之屬，以優假閭里中雜流耳。唯本朝則凡醫人出入貴家者，輒求得告身，稱太醫院吏目，門下奴目客則稱禮部鑄印局大使，遂儼然銜曹選人矣。又如武途雖云雜冗，乃兩都元樞以紮付餉親友，初猶名色把總耳，今乃不書都司，則書守備矣，初猶一二人，近來普天重是矣。夫都閫系正二品大帥，國初列方伯之上，守備專制一路，領敕行事，此豈兵曹得給勅除授乎？昔至德間，大將軍告身，才易一醉，宣和間朱勔家奴皆拜橫行刺史，衣金紫，行酒炙，無乃似之，但其時何時也。

【武臣自稱】往時浙弁牛姓者，官副總兵，上揭張永嘉相公，自稱「走狗爬兒」，其甥屠諭德應峻恥之，至不與交。然此右列常事耳。江陵當國，文武皆以異禮禮之，邊將如戚繼光之位三孤，李成梁之封五等，皆自稱「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稟」，又何怪於副將之「走狗」耶。

【都督將軍】古人都督之名甚輕，如賈充伐吳，其帳下都督周勳，見錄充入一徑，蓋不過牙門列校之屬耳，然其時即充已有都督秦、涼諸軍事之拜，出為方鎮大帥，自是六朝皆然。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，遂為郡牧正任矣。宋世以宣撫使為兵官第一，得斬節度使以下，其後又以宣撫不足重，加宰相呂頤浩為都督，而張濬因之，乃至中書三省亦奉行其文書，而尊寵古今無匹矣。本朝以此銜為右列流官之冠，其秩正一品，而同知從一，僉事正二，超六卿之上，其貴幾埒晉唐。此後因以為正總兵官帶銜，未幾而副將亦得之，遂囊韃而趨走於撫院之庭，又何論制府？至嘉靖之末，馬芳以游擊奏功，世宗特加右都督，則偏裨亦領此秩，愈不足重矣。若將軍，則秦漢以來乃制將軍號，其後名稱漸繁，不可縷指。本朝以鎮國將軍為正一品，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；次則輔國、奉國，而大帥之掛印為將軍者，如鎮西、征西、征虜、平虜之屬，尚是雄任，若龍虎驃騎以下，則為二品至五品散官，姑為美稱而已；其最猥下者，則殿廷侍衛之大漢，擺列之紅盔，亦以市井丐乞得稱將軍，而賤極矣。

【叉手橫杖】今胥吏之承官長，輿臺之侍主人，與夫偏裨卒伍之事帥守，每見必射袖撒手以示敬畏，此中外南北通例，而古人不然。如宋岳鄂王初入獄，垂手於庭，立亦欹斜，為隸人呵之曰：「岳飛叉手正立！」岳悚然聽命。是知古以叉手為敬，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，則今之垂手者，倨也。古伍伯在公庭，必橫挺待命，其怠傲不遵命者，始直其杖，余觀今禁門守卒與武弁輩，每遇大僚出入，俱直立其杖，大呼送迎，無一人敢橫持者，蓋古今不同制如此。又古大帥蒞事，文武官為之屬吏者，不過庭趨聲喏，今皆蒲伏叩頭，無敢言及喏矣。若撫按之待其下，唯由科目者尚得打躬講揖讓之禮，其他如州邑佐貳，俯首階下，與隸卒無異，想古人亦不然。